

阳春三月,我来到了西湖苏堤。百闻不如一见,十里长堤,嫩绿柳丝如江南女子的眸,亮你的眼,慰你的心,翠浪腾起一片朦胧烟雾,桃花把一腔红艳和喜悦映在游人脸上。十里苏堤如一条柔长的绿烟彩绸,缀在西湖这位江南女子的腰间,更显万般神采,楚楚动人。

随着导游的引领,我们乘游船来到了湖中之岛——三潭印月。它是由三座葫芦形石塔和“小瀛洲”两部分组成。岛外有堤,堤岛之间回环往复,漏石高耸,曲桥相连,绿水相通。湖中有岛,岛中有湖。湖岸垂柳拂波,水面亭榭倒影,天湖合一。迎春花泼辣辣开放,茶花开得红红火火,翠绿の香樟树馨香诱人。竹径通幽,众鸟鸣翠,移步换景,美不胜收。虽没有看到三潭印月之实景,但回想中秋之时,在塔中置灯烛,洞口蒙上薄纸,灯光外透,月光、灯光、湖光,月影、塔影、云影融成一片,天上人间,诗情画意,尽收眼底。瀛洲一侧的对面就是雷锋塔,朦胧在烟雨之中。雷锋塔最早在鲁迅的文章里见过,因为它下面压着白蛇娘娘,一直腹诽,至于雷峰夕照的美景也只能存于想象之中了。

乘游船返回,步行不远便是孤山。孤山是湖中一孤峙之岛,在西湖的里湖与外湖之间。孤山脚下梅花众多,我们虽错过梅花盛开之时,但那“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”的梅花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岸边温柔的柳丝垂于湖面,与水亲吻,与鱼嬉戏。山影、树影,湖光参差荡漾,如一幅水墨画,让你流连忘返。白居易的“烟波荡漾摇空碧,楼殿参差倚夕阳。到岸请君回首望,蓬莱宫在海中央”;张祜的“楼台耸碧岑,一径入湖心。不雨山常润,无云水自阴”的诗句是对孤山优美景色的最好写照。因孤山环境幽静胜过天堂,传说常有仙人来此弈棋消遣,“双人石”、“仙人洞”,给我们留下无限的遐想。乾隆皇帝下江南也曾在此游览而宿,给后人留下千古佳话。皇帝居庙堂之高,呼风唤雨,可谓威风无比,可庙堂之下,众大臣各怀心思,皇帝心腹者何人?真是“孤山不孤寡人孤”啊!写到此,我不免对高高在上的皇上产生那么一点怜悯之情。

现在的洗涤用品五花八门,琳琅满目,几十年前的情形却完全不同,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,洗头用淘米水。后来用上了肥皂,但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的时候,肥皂供应紧张,我们洗头、洗澡常用石碱,但因其碱性太强,且有腐蚀性,对皮肤会有伤害的,都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。

肥皂,也叫洋胰子,肥皂为什么叫洋胰子,我曾大为不解,竟也没有打破沙缸问到底,昨天偶见一文,方知洋胰子的来历。

洋胰子是由猪胰子演变而来。猪胰子,即猪的胰腺,亦称胰脏,扁平长条形,长约十二厘米左右,粉红色,上面挂些白色的脂肪。用猪的胰脏为原料,制作的一种大众洗涤用品,其功能等同于当今的肥皂,几乎是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。后来西方用化学原料生产的肥皂进入中国,人们由土生土长的“猪胰子”之名,便衍生出“洋胰子”的叫法。眼下,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,特别在农村,仍然管肥皂叫“洋胰子”,把肥皂盒称作洋胰子盒。

猪胰子的制作是在杀猪取内脏时,单独把猪的胰脏摘下来,剥去其外表上的油脂,再挑去里面的筋络,然后将其切碎,放在木板或青石板上用棒槌砸,砸成糊状后,放进盆子里,再用木棍在盆子里按顺时针方向快速搅动,一边搅一边把备好的食用碱水倒进去。这样,越搅越黏,越搅越稠,在搅不动时,用手抠出一小块,搓圆,搓光,如现在的乒乓球大小,就此,一块猪胰子就做成了。然后将其放在通风干燥处晾干,就可使用了。做成的猪胰子讲不上美观,更没有香气,反而有些淡淡的异味。

猪胰子为什么具有洗涤功能呢?因我是学医的,还真能说出点道道来。胰腺所分泌的消化液,是一种消化力很强的液体。胰液是无色的碱性液体,PH约为7.8至8.4,正常成人每日分泌量约1至2升。胰液的无机成分中,以碳酸氢盐最重要,碳酸氢盐能中和进入十二指肠的胃酸,使肠粘膜免受强酸的侵蚀,并形成小肠内多种消化酶活动的适宜的PH环境。综

这头发就是恼人,六十岁的人,头发说白就白了,还居然白得不留情面,不信你往我头上数数,还能有几根黑发在坚守?虽然没有“地方支援中央”似的谢顶,但也有人不知鬼不觉地稀疏起来。头发的白和脱,成了我近年来“头发的主题”。

由它去吧,愁不得,愁一愁,更会白了头。白发催人老。有了一头白发,人家琢磨不透你的真实年龄,只好让人往老处称呼。今天早上,我正在武宁村的路上散步,一辆小轿车倏地在我身边停下,驾驶员高声地问我:“老爹爹,奔司徒镇怎么走?”

我心里一惊,忽又释然了,肯定是人家主要看重了我的满头白发,拿我当七老八十的人了。面对黑色轿车里飞出的“黑色幽默”,我只好笑笑说:“您需要倒车上安大公路,再往北直开,不到十里就到了。”……

也是,想想这样的例子也多,平时有陌生人需与我招呼,直称我“年纪大的”。这“年纪大的”称呼倒也十分狡黠,颠一颠分量可不轻哪,我估摸着:多大岁数的人可以被称之为年纪大的?至少从七十岁起步

游览西湖,她吸引我的不仅是景美,更是情美。西湖许多景点都和情联系在一起,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文人雅士留下的与西湖有关的名句,给西湖风景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丰厚的文化底蕴。

西泠桥下有一苏小小墓,人们不禁想起苏小小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一日风和日丽,钱塘名歌妓苏小小乘自己设计的奇特的油壁香车,在西湖边与骑青骢马的少年、当朝宰相之子阮郁相遇。阮郁被水灵清秀、聪慧过人、貌似仙女的苏小小所吸引,而阮郁潇洒英俊、高雅的气质也深深打动了苏小小。他们一见钟情、相见恨晚。在庭院松松下,结为伉俪。然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遭到阮郁家人的强烈反对,最终阮郁逃不掉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,与一门当户对的女子成婚,年仅十九岁的苏小小积忧成疾,咯血而死,葬在西泠之坞,长眠山水之间。而苏小小“妾乘油壁车,郎骑青骢马,何处结同心?西泠松柏下。”的名诗与她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民间代代流传。

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。大雪过后,桥朝阳的一面雪已经融化,朝阴的一面还洁白如玉,远看桥一黑一白仿佛断了一般,是西湖独特一景。更为神奇的是许仙与白娘子在断桥相会,鸳鸯戏水,天上人间,恩爱情长。然而法海眼红,从中作梗,把白娘子压在雷锋塔下,许仙与白娘子天各一方,相思绵长,真是“断桥不断心肠断”。

随着导游的指点,朦胧中我们仿佛看到西湖上的长桥,在我的眼里把它说成情人桥更为合适。当初梁山泊与祝英台在此桥来回相送十八趟,祝英台打了十八个比喻,木讷的梁山泊一点也觉察不到她的心思。待他开窍之日,祝英台已嫁他人。最终梁祝化蝶,把凄美留在人间。真是“长桥不长情意长”啊。

如果我们将西湖的自然之景当作花,那么,这些美丽的传说就是绿叶,她把花衬托得更鲜艳、更有品味。

游览了西湖,时近中午,苏轼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诗句在我脑海里闪现。西湖这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女子,成为我心中永远美好的回忆。

上所述,猪胰子是个强碱性物质,再加上碱水,自然就有了洗涤功能。同理,其它动物的胰脏同样具有洗涤功能。

最早的“猪胰子”是从“澡豆”演化的。那么“澡豆”又为何物?就是用皂荚为原料磨成粉,加上一些中药制成的团形肥皂。最早提到“澡豆”这个词的文献古籍,是号称我国药王、医神的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著作《千金翼方》,书中写道:“衣香澡豆,仕人贵胜,皆是所要。”意思是说,上至达官贵人,下至黎民百姓,“澡豆”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物,在当时可以说是全能洗涤护肤品,洗手、洗脸、洗头、浴身、洗衣,全部由它来完成。

生产皂荚的皂角树是我国长江以南广泛种植的一种大型乔木,其种子是医药、洗涤用品最好的天然原料。“猪胰子”的发明,应该是在“澡豆”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。皂角树生产在南方,由于气候的原因,北方不适宜种植,北方人要想得到皂荚豆就不那么容易了,有人在实践中发现猪胰脏具有良好的去污功能,便参照“澡豆”的制作工艺,用猪胰子加火碱,制作出了北方人使用的“猪胰子”。最初,“猪胰子”是很名贵的,只供宫廷使用,民间是见不到的,到了清朝雍正年间,会制作“猪胰子”的一个山东人,为避难逃到了山西太原,把制造“猪胰子”的手艺传给了收留他的吴氏家族后人,这才在民间开始流行。据说,这种纯人工、纯天然产品的生产工艺,山西省已经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,并又开始大量生产供应市场了。

猪的胰脏和碱都有很强的去污力,将二者结合,便有了保健、护肤、美容三重作用。这种洗涤用品外形以圆形为主,所以称它为“猪胰子球”或干脆就叫“胰子球”。那时北方的百货商店、供销社网店、货郎担上都能买得到它,但猪胰子在南方的市场却很窄小。

洋胰子,小小一件日常生活用品,也历经了沧桑,领略了人间的世态冷暖。

白发让人"上"岁数

□ 秦一义

人生悲白发。说得真好。没有如此心态的人说不出来。不管别人感觉如何,反正于我心有戚戚焉。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,就说这生白发吧,生白发也不是一无是处。白发发生得早生得多的人患癌症的几率低。这一信息是我在有关健康类的报纸上看到的,“始作俑者”不是也是个“白头翁”,如果是,那他(她)恐怕也是“精神胜利法”在作祟吧?不管怎样,我心里也有了几许慰藉了,宁可白发生,不可有癌变。

沾白发的光的例子当然也不胜枚举。比如吧,还记得几年前在扬州坐公交车的事儿。刚上车,一位女孩子就给我让了座。人家坐热了的位置,凭啥立刻让你?还不是满头的白发提示了人家,让人家顿生尊老敬长之心?

如此说来,还是不卑不亢,我行我素吧! 白发让人“上”岁数?心态好,任凭它疯狂地白。

怀念恩师岳美中老

□ 张德超

北国南天忆旧情,恩师教诲欲沾襟。沉痾得起称高手,寿域同跻费苦心。

打油诗,某种程度上比较普及,它是在顺口溜的基础上形成、发展起来的,自古就有,其命名源于唐代。权威

的说法是,北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载:“有胡钉铍、张打油二人皆能为诗。”因传说此诗体为唐代张打油所创而得名。张打油《雪诗》云: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(见明杨慎《升庵外集》)经济发达的唐朝,是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,文艺自然也跟着繁荣起来,打油诗应运而生。以一个人的名字,确定了一个诗种,历史上尚无二例。

打油诗,词句多俚语,通俗易懂,流传较较快广,且多诙谐,有时暗含讥嘲,写起来比较便捷,往往是脱口而出,顺手拈来。历代不少名人都偶有打油之作。相传苏轼长的是马脸,苏小妹前额较宽,两人曾互相戏谑。苏轼先发难:“前脚未出闺房门,额头已到华堂前。”苏小妹不甘示弱,反唇相讥:“去年一点相思泪,今年始流到嘴边。”明初大才子解缙生性滑稽诙谐,机智善变。一次,随朱元璋外出垂钓,解恭维道:“凡鱼不敢朝天子,万岁君王只钓龙。”只说得龙颜大悦。

如果前说的打油诗,在内容上有些低俗,另有些文人所作的打油诗就值得玩味了。唐伯虎生性孤傲,不愿贪图富贵,自创的打油诗挂在墙上:“不炼金丹不坐禅,桃花庵里酒中仙,闲

记得我还小的时候,父母常把我带到邻居王二爷家观看他的稻草编织手艺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饶有兴趣地站在王二爷身旁观览,老汉坐在庭院里,用一双粗粝的大手搓着一根根长长的草绳,草绳像一条蛇蜿蜒游去。时间长了,看得多了,慢慢地我学会了好多花样的稻草编织,一家人享用我做的稻草制品有一种新奇和惊喜。记得过去,春天里满眼不是赤脚的就是穿草鞋的,别有一番风景。冬天我穿起自己用稻草打的“毛窝”,春天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去上学、干活。草鞋在我脚下生风,走起路来不落任何声响,我觉得比起现在的名贵皮鞋还要养脚健身。

我们兄妹六人小时候是在稻草床上度过的。木板床像麻石一样坚硬,贫困的家中只有一两床薄薄的破棉被。木板生硬少弹性,无法防寒保暖,每到冬来临,母亲就特意挑来几捆稻草放在太阳下翻晒,并用榔头拍打着稻草好让它变得穰一点、软熟一点。我们几个小兄妹常在稻草床上相互争盖着被子,垫在稻草上的席子被蹬来踢去绽露出了草筋。温软的稻草带着土地与阳光的气息传递着不尽的温暖,安抚着一家人贫困的精神和身躯,虽然艰苦一些,但饱享着稻草天然的松软和储满阳光的草味,感觉蛮有惬意。

孟城驿

刊头题字:周同 责任编辑:居永贵

术继南阳求古训,治参李叶众方寻。中流砥柱传薪火,道德文章百世钦。

注:岳美中(1900年4月7日-1982年5月12日),号锄云,河南深县人,中医学家,一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,较早提出了专病、专方、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。

来写幅青山卖,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送板桥的打油诗铮铮傲骨,挺着腰板唱出来的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

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!”

经典的打油诗,传承了数代人。特别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、解放战争中,无数革命将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打油诗的形式,抨击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,以打油诗为载体的快板诗、墙头诗,在战斗征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宣传作用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军中许多人曾盛赞陈毅将军是写打油诗的天才高手。

毋庸讳言,打油诗粗糙马虎、佶屈聱牙,通常是由作者的无能造成的。虽然有时很有才干的诗人也偶一为之,以获得讽刺、滑稽的喜剧效果,但多数初入诗门者往往不知天高地厚,滥写滥用,误入歧途,使打油诗濒临绝境。这种现象在“大跃进”“文革”中中尤为突出。略举两例。一首是:“一头肥猪大又长,猪身横跨太平洋,猪背可以降飞机,猪身成了飞机场。”另一首是:“稻堆堆得圆又尖,社员堆稻上了天,扯片白云擦擦汗,凑近太阳吸袋烟。”那个年代,就连一位诗坛泰斗也按捺不住,跟着起哄,写下了许多不堪入耳的打油诗……

综上所述,写打油诗本该不是一件坏事,写得好可以值得学习,写得不好就留下了败笔。

远去的稻草

□ 刘传政

在那缺吃愁烧的年代,稻草是珍贵的,是辛勤劳作、用汗水换来的。父母从春天背着稻草去育秧到带着稻草去拔秧,从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去栽秧到秋天稻菽成熟后的手割肩挑,将劳苦和全部的精力消耗在田地里。稻子的生长期长,直至十月才开始泛黄。当秋风摇撼、稻花飘香的时候,急不可耐的人们便肩披毛巾,头戴草帽,准备开镰收割了。那时没有收割机,农民们弯腰驼背挥动着镰刀一步一把地向前挪动着、割捆着。农民们的兴奋和欢乐很直白地写在布满汗水的脸上,他们不知疲倦地把沉甸甸的稻把一担一担地挑到生产队场头。很早前是没有脱粒机的,只见大人们头顶烈日,用把撬子夹着稻把双手举过头顶一上一下、左右来回地在石碾子上把稻谷攒下来。为防止草上有剩余谷粒,人们又把它铺开在场上,用牛拖着石碾子来回转圈层层碾压。稻、草分离分别晒干后,这时才开始按劳力和人口比例分配过秤给农户。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添加了或高或矮的稻草堆,破旧的村庄上多了一座座微缩的塔台。稻草上残存的一星半点谷粒,让觅食的小鸟在此欢唱、栖息。小时候我常和小伙伴们一惊一乍地顽皮在草巷间,左邻右舍的草堆就是我们的乐园。捉迷藏、抓特务百玩不厌,尽享童真的欢乐。

稻草与人的生存是难以割舍的,它传递着爱和深情。

稻草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们恩泽和幸福。啊,远去的稻草……